

第一章 自願當侍衛

威武大將軍沈穹戰死了！

這個消息一出，立即傳遍了整個京都，眾人震驚之餘紛紛湧向了東城門。

要知道沈大將軍乃是大翼的頂梁柱，他還是一名小將之時就以一己之力帶領五千兵馬戰勝了幾萬敵軍，成為大將軍之後更是屢戰屢勝，建立了百勝威名。

可是如今年紀不過四旬的沈大將軍竟戰死了，怎能不叫人扼腕歎息？

東城門處早已擠滿了人，沈穹的靈柩將從這裏進入，東城門口此刻已掛滿了白綾。就在眾人探頭探腦的時候，只聽到一陣呼喝，兩隊軍馬同時從兩道而來，左邊護衛們簇擁著一人，那人騎著高頭白馬，頭戴高高玉峨冠，穿一襲白色繡暗銀麒麟錦袍，年紀大約二十五六，修眉鳳眸，面若冷玉，溫潤儒雅，氣質出塵，彷彿神仙一般。

而右邊則是簇擁著一輛華麗馬車，車上人慵懶地斜倚在馬車上，著一襲玄色繡金紋山水錦袍，年紀約莫二十七八，修眉入鬢，眸似桃花，眼底常帶著三分笑意，明明是男子，卻生得比女子還要美幾分。

「沒想到信陽侯跟安國公都來了啊，你看那穿白衣的就是信陽侯蕭玉廷，那穿玄衣的則是安國公陸天胤！」

「聽說陛下今天鬧肚子，不然一定會來的，沈大將軍好榮光！」

「得了吧，就陛下那性子，一定是在偷懶。」

眾人皆知皇帝陛下昏庸，如今朝堂就是由著眼下這兩位把持，兩人手握重權，針鋒相對，真真是冤家對頭。

沒想到迎接沈大將軍靈柩回城，竟引得信陽侯和安國公同時出現在京都街頭，這兩位舉國有名的美男子一時之間引得圍觀的女子們激動不已。

然而，此刻讓人群再次騷動的並不是這兩位美男，而是一行丫鬟僕從簇擁的白衣女子們。

為首的少女面色哀沉，烏髮如墨修眉星眸，她頭纏白綾，一身素白麻衣，彷彿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蓮般清秀脫俗。

沈錦瑟早已料到有今天，但是她沒有想到這一天到來的時候，她心中的悲痛並不比從前少。

她曾經勸過父親，此戰為攻伐弱國的不義之戰，不該去，但是父親卻說皇命難違，不聽她的勸告執意前往，雖然戰勝，卻落得英年早逝、馬革裹屍的下場，她實在不知道是該悲還是該歎。

她才重生不過數日，今早便得到父親的噩耗，同一天她也得到了自己奪得武舉第一的消息，成為本朝建國以來第一個女武狀元。

她一路走來，百姓紛紛讓路，用同情的目光看著她，場面顯得異常悲壯。

「真是虎父無犬女，沈大姑娘可是今年的武狀元，聽說兵法武功都很是了得！」

「你說沈大姑娘會不會承襲父親的將軍之職？」

「本朝沒有女將軍吧？」

「既然做得了女狀元，為何做不得女將軍？」

眾人議論如風過耳，沈錦瑟並未入心，兩邊兵馬紛紛為她讓路，她一抬眼便看到了左邊穿著白衣的男子。

蕭玉廷垂眸看她，神色肅然，眼帶悲憫。

沈錦瑟避開了他的目光，向右邊看去。右邊華麗馬車上的陸天胤也正饒有興味的看著她，那雙桃花般的眸子裏似乎帶著星光。

沈錦瑟目光微閃，轉眸看向前方，只聽得號角聲響，東門大開，一輛靈車在眾士兵的簇擁下推進了城門，那黑色棺木裏安靜躺著的就是她的父親——沈穹。

總角之時，父親便手把手教給她練劍，大一些後又親自教導她兵法，種種往事彷彿昨日一般歷歷在目，曾經的他高大魁梧威風赫赫，如今卻安靜的躺在這座棺木之中。

沈錦瑟喉頭哽咽，眼眶禁不住紅了，她帶著眾女子跪下，以頭叩地，淚水奪眶而下，「父親，錦瑟接您回家！」

此話一出，跟著她一起跪下的女子們也哭成了一片。

聽著女子們的哭泣，百姓們感慨萬千，心中更同時產生一個疑問——一國頂梁柱就這麼塌了，以後還有誰能接替沈穹的位子呢？

入夏之後，天氣漸漸煩熱，沈穹的葬禮早已操辦完畢，從那時起沈錦瑟的耳邊便是無盡的嘮叨和聒噪。

她娘去得早，她爹也未再續弦，這大將軍府裏頭除了她是嫡女，其他都是庶出，兩位姨娘陳氏、鄭氏和幾個妹妹鎮日為了爭家產吵得不可開交。

箭園之中，沈錦瑟身著修身窄袖白衣，手挽強弓，箭如流星，發發命中紅心。練完箭，她額上浮起一層薄汗，身旁的小丫鬟連忙遞過帕子，讚道：「姑娘好厲害！這箭術恐怕京都無有人及！」

沈錦瑟擦了汗，將帕子丟回給丫鬟，道：「去將我的劍拿來，我練了劍再去洗澡。」

小丫鬟答應了，正準備回頭去拿劍，迎面卻碰到一個紅衣丫鬟急匆匆趕過來。

紅衣丫鬟到沈錦瑟跟前行了一禮，道：「大姑娘，陳姨娘說前廳有客，請大姑娘趕緊過去。」

沈錦瑟愣了一下，微微挑眉，「哪位客人？」

父親辦喪禮的時候，該來的客人都來了，之後便不怎麼有人上門拜訪，父親在的時候手握軍權威風赫赫，那些人自然奉承，可如今沈家家主一死，連個繼承他爵位的兒子都沒有，那些朝廷中人自然都不來了。

曾經車馬喧鬧的沈府，如今可謂是門可羅雀。

沈錦瑟身為當朝第一位女狀元，若是申請入朝為將，以皇帝對沈穹的看重未嘗不能得一個官職，但是她並沒有這個想法。

「信陽侯。」

沈錦瑟微微一怔，皺著眉頭問：「他有沒有說明來意？」

紅衣丫鬟回道：「奴婢不知道，陳姨娘催得急，大姑娘去了便知道了。」

這樣的大人物過來，沒有人會拒絕，紅衣丫鬟以為沈錦瑟必定會毫不猶豫的過去，不想卻聽到她說：「妳同陳姨娘說，我身體不適，不見客。」

「這……」紅衣丫鬟一愣，「那可是信陽侯啊！」

誰人不知道信陽侯在朝中的地位，這樣的人即便大將軍在時也沒有不見的道理。但紅衣丫鬟也知道大姑娘說一不二的性子，大姑娘若是說不見那定是真的不會見，她只得無奈退下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沈錦瑟練完劍抬起頭，便看到一人身著青衣負手立在十步外，身後跟著兩個錦衣親隨，今日他用羊脂白玉冠束髮，清風吹起時幾縷髮絲拂過玉面，更添了幾分飄逸。

這人立在那兒，如青竹如玉樹，挺拔而瀟灑，令人賞心悅目。便是在這燥熱的夏日，看到這樣一幅畫面也能讓人舒心不少。

可沈錦瑟看到這個人的時候，脊背彷彿升起了一層寒冰，周身都落進了冰窟窿裏。有些事情雖然隔了一輩子，卻依舊如走馬燈一般浮現在她的腦海裏，讓她的心狠狠地揪在了一起，她的眼眸浮起冷意，五指緊緊攥住了手中的寶劍，因為過於用力，手背的青筋微微跳動。

蕭玉廷微微一笑，下頷微微上揚，雖然看起來平易近人，但那氣場依舊讓人能感覺到他的高傲。

「本侯有話同沈大姑娘說。」

丫鬟們一聽，一溜煙消失在園子裏。

沈錦瑟忍不住磨了磨牙，一定是陳姨娘放他們進的後院，陳姨娘一直埋怨她不去朝廷做官，哪怕做個小官也好，如今這樣的貴人上門，她還不討好奉承？

「錦瑟區區一個小女子，不知道何德何能勞動侯爺大駕？」她語氣不冷不熱，態度不卑不亢。

蕭玉廷眼神閃過幾分欣賞，此時的沈錦瑟束髮窄衣，手腳修長，瞧著身姿矯健，彷彿一隻蓄勢待發的獵豹，她雙眸烏黑湛亮五官清雅秀麗，少了幾分少女的嬌嗔，卻多了幾分少年的英氣，這樣的女子雖不是絕色，但在一群大家閨秀當中絕對是最亮眼的存在。

得沈大將軍親傳武功兵法，不過十六歲就考取京都武狀元，這樣的人即便是女子，一樣前途不可限量。

「所謂虎父無犬女，姑娘博得武舉頭籌，又怎會是一般女子？小小禮物，算是給姑娘的一點見面禮。」

蕭玉廷的話語落下，親隨已經雙手捧著一個檀木錦盒送到了沈錦瑟的面前。

沈錦瑟垂眸看那盒子，並沒有伸手去接，她知道裏面裝的是什麼，是價值連城的玉璧，即便不問來由，她也知道他此行來是為何。

因為上輩子他已經來過一次。

那時的她沒什麼見識，見到這樣一個翩翩君子送上貴重的禮物，自然受寵若驚，以為蕭玉廷是真心看重她，亦對他一見傾心，自此便投入他麾下，成了他的一把利劍，替他出生入死成就大業。

他手段狠辣，為了奪權謀劃刺殺政敵，她親手握劍為他刺殺朝廷大員。
他野心勃勃，為了建立自己的軍功征伐周邊小國，美其名曰開疆擴土，建立不世功勳，她成了他手下的女將，為他東征西討攻城掠地。
然而，就在大局抵定之時，她陷入敵軍重圍危在旦夕，心心念念著他會來救自己，手下親兵死得一個不剩，她也慘遭敵軍俘虜，經歷十幾種酷刑折磨，可這些都沒有被他拋棄來得痛苦。
當她經歷千難萬阻，身負重傷被人搭救回到故國之時，聽到的卻是他同郡主大婚的消息，她也終於明白，他已經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，而她則成了累贅。
這樣一個累贅，不如找個機會除掉。
重活一回，她不願再捲入這個旋渦，對於眼前這個男人，現在看著她依舊恨得牙癢癢，但若要報復又覺得不值。
如今一切都還沒有開始，她只想放下肩膀上的擔子，過點簡單日子。
「小女子當不起侯爺的禮物，現下一身臭汗滿身狼狽，怕污了侯爺的耳目，就先退下了，侯爺自便。」她轉身便走，那禮物碰都沒碰一下。
沈錦瑟淡漠的態度讓蕭玉廷有些詫異，忙道：「姑娘可還記得妳父親對妳的期待？只要本侯保舉，即便妳是女子，一樣可以繼承妳父親的大將軍之職！」
沈錦瑟腳步一頓，十六歲的年紀位居大將軍之職是何等的榮光，即便是她爹，從普通軍將做到大將軍亦花了十年功夫。
這句話對於任何一個人來說，無異於青雲直上的階梯，但她只是冷冷一笑，轉頭對蕭玉廷道：「侯爺不必替小女子操心，小女子的前程已經有著落了，我父親對我的期待，我比任何人清楚，不必侯爺提醒。」
「著落？哪裏？」蕭玉廷語氣有些不悅，顯然沒想到有人會捷足先登。
沈錦瑟神情微帶嘲諷的道：「侯爺雖然位高權重，但是小女子的行蹤也不必向您稟告吧？」說完轉身離去，只留下一個灑脫的背影。
蕭玉廷負手立在原處，眼眸漸漸冰涼。
今天的事情同他預想的相同，她的態度有些古怪，明顯對自己有戒心。
他不信大將軍之位對於一個初出茅廬的少女沒有誘惑，倘若她無心朝堂，又何必去考什麼武舉？
武舉魁首出來時他就注意沈錦瑟了，他請神相算過，沈錦瑟命屬破軍，乃是難得的將才，如今這枚破軍星不想落在他這裏，又會去哪兒？

「妳居然拒絕了信陽侯的保舉？老天，妳到底想做什麼？」
沈錦瑟才洗完澡，兩個打扮富貴的中年女人帶著幾個嬌滴滴的姑娘便闖進了房裏，正是陳氏、鄭氏並幾個從小嬌生慣養的妹妹。
沈穹生前本是想培養自家女兒的，奈何除了沈錦瑟，其他幾個不是怕吃苦就是怕受累，加之年紀小又有親娘護著，一個個偷懶不練功，沈穹也莫可奈何。
沈錦瑟原本計劃大一點就跟著父親上戰場的，因此沒有同人訂親，反倒幾個妹妹十三四歲就同人定了親事，如今婚事該提上日程，偏偏沈穹戰死了。

「聽說是讓妳做大將軍，這麼好的機會妳怎麼能放棄呢？妳連信陽侯都瞧不上，眼界究竟有多高？」

「如今妳父親沒了，這個家我們還指望妳撐起來呢！妳若是沒著落，妳妹妹們的嫁妝怎麼辦？」

幾個女人妳一言我一語，呱噪的如同一窩麻雀。

「我有著落了。」沈錦瑟用一枚白玉簪挽起全部長髮，換了一襲素色窄袖麻衣，裝束一如男子，「父親留下的家產足夠準備妹妹們的嫁妝，只要姨娘們儉省著用，養老也是夠的，除了我娘的嫁妝，這沈家的家產我一文都不要，現在我要去別處報到了。」

說罷，她開始收拾行囊，東西不多，不過一匣子要緊的物件跟換洗衣裳。

女人們一聽她要走，頓時急了，陳氏緊緊拉住她道：「妳究竟要去哪兒啊？妳可是家裏的長女，妳若是走了誰來撐起門庭？以後要是有人欺負咱們怎麼辦？」

沈錦瑟拉開陳氏的手，說：「父親雖然去世，但是餘威尚存，只要妳們安安分分過日子，又怎會有人欺負幾個女流之輩？我要去安國公府，若是遇事便去那邊找我。」

「啊？」陳氏吃了一驚，「安國公府？國公爺保舉妳做大將軍嗎？」

沈錦瑟輕笑了一聲，「不是做大將軍，是去做侍衛。」

幾個女人頓時失望極了。

「侍衛能有幾個錢？」

「放著大將軍不做去做侍衛，妳是不是腦子發昏？」

「做侍衛沒有前途的，妳要是現在去找信陽侯還來得及啊！」

沈錦瑟背上行囊，回頭看了看這些吵鬧的女子，禁不住搖了搖頭，真是難以想像，若是以後一直生活在她們中間，那日子該是多麼呱噪難熬。

她甩了甩頭髮，毫無留戀的轉身踏步而去。

安國公府位於京都東邊風水最好之處，占地極為廣闊，碧瓦紅牆，牆內綠樹如茵，隱見飛簷斗拱、雕梁畫壁，極盡奢侈。

安國公陸天胤是宮裏陸貴妃的兄長，他以外戚的身分入朝，不過短短數年便將朝中過半權柄攬入手中，據聞他心思詭譎高深莫測，又說他陰狠刻毒手段殘忍，更有傳他以己之男色魅惑君王。

總之，與此人相關的傳聞就沒幾則好的，自然他的名號前面便多了兩個字——奸佞。

但凡自認忠正的都不願投其麾下，包括沈穹，但是此刻沈錦瑟就站在陸家的大門前。

檀木匾額上金光湛湛，寫著「安國公」三個大字，在他奸佞的盛名之下，這「安國」兩個字略顯諷刺。

門房瞧見一個清俊少年站在門口，便問是做什麼的。

沈錦瑟拱手道：「麻煩向國公爺稟告一聲，大將軍府沈錦瑟前來應徵侍衛。」門房一聽吃了一驚，不敢怠慢，連忙進去稟告了，正巧今日陸天胤在府中，不一會兒便有人來引沈錦瑟入府。

陸天胤正在水池邊釣魚，只見他身著一襲天青色薄紗道袍，墨髮半綰半垂，斜倚在雕花欄杆邊，一根青竹竿挑起，魚鉤沒入蓮池之中，隨著清波微微蕩漾，池中粉荷初綻，幾尾胖胖的錦鯉悠哉地游來游去，並沒有去搶餌的跡象。

他長眸微眯著瞥了沈錦瑟一眼，懶懶道：「聽說妳想做本國公的侍衛？可是本國公身邊從來沒有女侍衛。」

沈錦瑟不卑不亢道：「小女子以為，侍衛好壞不以男女論，而是以功夫論。」

陸天胤淡笑，擱下了手中的魚竿，正眼看她，「妳倒是對自己很自信，聽說信陽侯讓妳做大將軍，妳不肯，倒願意來我這裏做一個小侍衛？」

沈錦瑟有點意外，沒想到安國公的消息如此靈通，信陽侯今日才去的大將軍府，他這就得到消息了，可見他在京都耳目眾多。

這樣一個詭譎難測的人，她本來是不想來做他的侍衛的，但上輩子她曾經受蕭玉廷的指令刺殺他，若不是他命大，早已一命嗚呼了。

然而她落入敵軍手中備受折磨之時，是陸天胤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她救了回來，雖然她回來後不久即重傷病逝，到底在臨死前回了故土，也知道了自己被蕭玉廷利用的真相。

她搞不懂陸天胤為什麼救她，但那份恩情的確很重，她要是不還心裏過意不去。上輩子蕭玉廷派她刺殺陸天胤是在半年後，如今她不效命蕭玉廷了，蕭玉廷肯定會派別的高手來刺殺他，這次他未必有那麼幸運，所以她才想來幫他躲過此劫。她本以為以武狀元的頭銜來做一個小侍衛是十拿九穩，可看這情形他倒還嫌棄了？

「怎麼，說不出理由了？沈大將軍在朝堂之上都不想同本國公說話，他的女兒倒是巴巴的過來做我的侍衛，說起來真有點奇怪。」陸天胤斜倚欄杆，挑眉看她，顯然不信她的話。

沈錦瑟朗聲道：「小女子無意官場，只想賺個路費回老家，聽聞安國公最有錢，也最大方，因此來應徵。小女子替國公爺做一年侍衛，要價五百兩，保國公爺一年平安，國公爺若是同意，小女子便留下保衛國公爺，若是不同意，小女子即刻便走。」

陸天胤冷哼，「本國公的親隨侍衛一年一百五十兩銀子，妳竟然要五百兩？沈錦瑟，妳訛詐誰不好，竟敢訛詐本國公，妳當本國公是傻子嗎？」

沈錦瑟倒是沒想到堂堂安國公居然跟她討價還價，她堂堂武狀元以命相搏，難道還不值五百兩？真摳！

「這買賣本就是情我願，若是國公爺接受，自然知道物有所值，可惜國公爺不接受，小女子告退！」她說罷轉身打算離去。

賺路費回老家不過是個藉口，無意官場卻是她的心裏話，父親這麼多年南征北戰，最終落得個英年早逝的下場，她上輩子做為別人手中的一把刀，到頭來結局是不得好死。

這輩子看透了一切，她只想回老家找帶大她的老嫗嫗一起耕地種田，過點平靜日子。

「慢著——」慵懶的聲音在背後幽幽響起。

沈錦瑟立住腳跟，回過了頭。

「妳覺得這點錢本國公出不起？不如本國公給妳一個考驗，倘若可以過關，本國公就留下妳。」他右手緩緩摩挲著左手食指上的血玉扳指，唇角揚起一絲狡黠的笑。

沈錦瑟眉毛都沒有動一下，乾脆的應道：「好！」

陸天胤喜歡養豹子，有一處園子叫做豹房，豹房之中養著好幾隻碩大矯健的金錢豹。

他帶著沈錦瑟來到豹房，指著其中一間暗黑的房子，得意道：「這裏關著一隻成年的公豹子，餓了一天了，如果妳能活著出來，本國公就留妳做侍衛，如果妳不願意，現在就可以走。」

沈錦瑟抬眼看了看那豹房，隱約聽到裏面傳出可怕的嚎叫聲，這考驗的確出乎意料，本以為是跟其他侍衛比武，沒想到竟然是豹子。

她深吸一口氣，凝眸看向陸天胤，點頭道：「好。」說完徒手走向豹房。

見狀，陸天胤吃驚道：「妳要不要什麼兵器？十八般兵器任妳挑！」

沈錦瑟沒有回答，回頭看了他一眼，轉身徑直走入了豹房。

房門關上，為了防止豹子衝出來，豹房的門是從外面上鎖的。

陸天胤坐在豹房外的亭子裏，丫鬟倒了香茶過來，他卻沒有心情喝，斜倚在欄杆邊墨眉微蹙，攥緊了五指。

他是真沒想到這小丫頭會答應，這樣小小的個頭，是武狀元又如何？進去還不得給豹子吃了？

陸天胤不禁陷入了沉思，這小丫頭到底想做什麼？真的想做侍衛？

一聲接一聲的嚎叫從豹房中傳出，端著茶壺的丫鬟聽得牙齒直打顫，難以想像待會一切平息之後，打開豹房時裏面會是怎樣的慘烈場景。

大約一個時辰之後，突然「噹」的一聲，豹房的鐵門被敲響。

陸天胤一凜，倏然站起來，喝道：「開門！」

拿著鐵鏈的馴獸師和拿著刀劍的侍衛們都湧了過去，小心翼翼將鐵門打開。

眾人膽戰心驚的朝裏頭望，便瞧見了一身鮮血的少女和躺在地上的豹子，頓時驚呆了。

沈錦瑟的白衣已經染成了鮮紅，手中握著一把薄刃，一步一步走了出來，她目光明亮，脊背挺直，這情景彷彿修羅降世一般。

眾人呆呆的讓開了一條道，沈錦瑟走到陸天胤面前，手上的鮮血滴滴答答的落在石子小道上，染上了點點梅花。

陸天胤定定的看著她，半晌沒有說話。

「我可以留下來了嗎？」

陸天胤回過神，點了點頭。「本國公讓妳做一等貼身侍衛！」

沈錦瑟平靜的拱手，「謝國公爺。」

沈錦瑟憑一己之力打死豹子的事情立即傳遍了整個安國公府。

從前陸天胤興致來的時候也戲稱要拿豹子試人武藝，但聽到的人都嚇得求饒，真正下場同豹子單打獨鬥的，沈錦瑟是第一人。

俗話說宰相門前七品官，作為安國公的一等親隨侍衛，雖然沒有明確的官職品階，地位卻也不低。

此刻，沈錦瑟正坐在分發給她的臥房裏，由小丫鬟紅蕊給她上藥，她住的小院子在陸天胤隔壁，叫做凌松院。

沈錦瑟身上的血多是豹子的，她的傷不重，只有手臂和肩背幾處被豹子傷了，府裏的大夫開了藥，外敷內服養幾天就能痊癒。

管事派人送來了侍衛服，水藍色暗銀紋山水圖案的錦袍外加銀色佩劍，瞧著十分體面。

紅蕊是個活潑的性子，不必沈錦瑟問，一面上藥一面便叨叨的說開了，「姑娘可真是厲害，這般細皮嫩肉的竟能同豹子相搏，我們做奴婢的當真是開了眼界！」

沈錦瑟淡淡笑了笑，問：「國公爺有幾個一等親隨侍衛？」

紅蕊道：「國公爺身邊原本有六個一等親隨侍衛，但是其中一個去歲出意外死了，如今只有五個一等親隨侍衛，姑娘來了正好補回六個。一等親隨侍衛們穿錦衣佩銀劍，雖無品階，可只要能得著國公爺的信任，早晚能飛黃騰達，絕對不會辱沒了姑娘的身分和才能！」

沈錦瑟微微揚唇，她對做大官沒什麼興致，反正她在這國公府裏不過一年時光，轉瞬即逝，快的很。

不過這兒的環境倒是比她原先想的舒適不少，她一個親隨侍衛都能單獨住一個院子，還有丫鬟伺候，可見安國公當真是財大氣粗的很呢。

過了幾天，沈錦瑟的傷口結痂，她便去報到了。

一等親隨侍衛通常兩個人一班，輪班守衛，陸天胤若是在書房，他們便守在書房門口，若是在臥室便守在臥室門口，若是入朝便跟車而行。

沈錦瑟雖然身在大將軍府，但是習武吃苦慣了，做這工作倒不覺得辛苦，反倒能出街入朝，見識許多朝中顯貴，覺得比起從前老待在家裏還有趣點。

因她是男裝打扮，安國公府侍衛眾多，除了一等侍衛，還有二等侍衛以及普通侍衛，在人群中並無人認出她。

值守了一段日子，沈錦瑟發現一件古怪的事，三班親隨侍衛按道理是輪班，但她發現夜值一直輪不上她。

雖然夜值辛苦些，但只有睡覺時都放心讓你守在門口才是最大的信任，對於親隨侍衛而言是地位的象徵。

陸天胤出手大方，每次夜值之後值守的人都有大筆銀子賞賜，這夜值一直都是香

餽餽。

陸虎跟沈錦瑟一班，自打沈錦瑟進了這侍衛班，陸虎就輪不上夜值，看她的眼神越發幽怨，說話也越發的刻薄了。

這天正值黃昏，陸天胤同臣僚在書房裏談話，談了許久不見出來，今日是沈錦瑟和陸虎值午班，黃昏時交班，值夜班的張岳和秦振按時過來接班了。

「行啦，你們倆回去歇著吧，這兒用不著你們了。」張岳大搖大擺的過來，手按著劍柄，似笑非笑的看著兩人，眉宇之間帶著幾分輕蔑。

沈錦瑟心裏清楚他在笑什麼，沒有理會，轉身便走。

走了兩步，卻聽到張岳對陸虎道：「我說你挺倒楣啊，跟誰一組不好，跟個女人一組，在府裏頭這麼久白熬了。」

陸虎聽著皺起了眉頭，怨惱的瞪著沈錦瑟的後腦杓。

旁邊秦振也附和笑道：「可不是嗎？到底是女子，打得了豹子又如何？有前程嗎？」

張岳呵呵一笑，搖頭附和道：「並沒有！」

這幾位親隨侍衛個個都是世家出身，在國公府裏地位高人一等，素來傲慢。

沈錦瑟五指緩緩握緊，嘴角浮起一絲涼涼的冷笑，她轉頭看向張岳和秦振，道：

「原來張侍衛和秦侍衛待在國公爺身邊，不是為了護衛國公爺安全，而是為了謀取前程。作為親隨侍衛不盡忠心，只為私利，我聽說這樣的人也最容易被人收買，對也不對？」

張岳一怔，怒目圓瞪，「妳……妳胡說！」

「胡說？」沈錦瑟輕輕一笑，「兩位求前程如此心切，不知道這話要是說給國公爺聽，國公爺會作何感想？」

秦振惱怒道：「妳敢！妳要是敢打小報告，小心……」

「小心什麼？」紅榻扇門吱呀一聲從裏面推開，身著深紫錦衣的陸天胤赫然就站在門口，臉色陰沉沉的。

張岳和秦振不由得一抖，趕緊垂下了頭。

「國公爺！」

陸天胤看了沈錦瑟一眼，又掃了陸虎、張岳幾人一眼，冷聲道：「本國公同客人在裏頭談話，你們做侍衛的在外頭說什麼女人男人，成何體統！」

張岳和秦振嚇得大氣不敢出，正要辯解，卻又聽到陸天胤朗聲道：「本國公府裏不論男女，只論功績，再有下次絕不輕饒！」

「是、是。」張岳和秦振連連應聲。

紅榻扇門再次關上時，張岳和秦振對看了一眼，都抹了一把冷汗。

陸虎一路跟著沈錦瑟出來，沈錦瑟打算去廚房拿點吃的再回去，只是她瞅著陸虎也不和她一個院子，怎麼就跟著她不放了？

「你跟著我做什麼？」沈錦瑟不由得站住了腳，「陸侍衛，你的院子在那邊，我要去廚房。」

陸虎圓圓的臉龐微微漲紅，雙手驚扭的交握在身前。「我是想跟妳說幾句話。」

沈錦瑟看他這副樣子，倒像個小媳婦似的，不由得好笑，見左右無人，她道：「你有什麼話就說吧，這裏沒有人會偷聽。」

「我……我這幾日對妳說話有些不客氣……」他猶豫了片刻，道：「妳……妳該不會也去國公爺面前告我的狀吧？」

沈錦瑟愕然，但她很快平復表情，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們既是同事，自然是互相扶持，我怎麼會告你的狀？」

陸虎聽了這話不由得喜笑顏開，長舒了一口氣，拍了拍胸口，「那我就放心了！要知道國公爺可是很少幫人說話的，今兒我算是瞧出來了，妳挺受重視的，跟妳一組我不虧！」

沈錦瑟笑著搖了搖頭，轉身往廚房去了。

進了廚房，廚娘們正在為晚餐忙碌，回頭一看到沈錦瑟，負責的趙廚娘笑著招呼，「啊喲，沈侍衛啊，晚飯馬上好了，一會兒就會叫小丫鬟送過去，您怎麼親自過來了呢？」

「不必。」沈錦瑟微微笑了笑，「我餓了便直接過來，我自己拿就行了。」

「好咧！」趙廚娘殷勤的將食物用提盒裝好，「知道您愛吃饅頭，這是剛剛蒸好的大饅頭，可有嚼頭了！我聽人說您是將軍家的千金，是不是真的啊？」

沈錦瑟拎著提盒，點了點頭。

「那怎麼……」

趙廚娘還要問，沈錦瑟瞥見牆邊擱著的一小瓶子酒，伸手拿著對她晃了晃，「這酒能給我嗎？」

「啊？行，當然行！」

沈錦瑟擺擺手，轉身拎著酒瓶和提盒而去。

趙廚娘懵在原地，撓頭自語，「誒？我的話還沒問完呢，您這千金小姐咋就跑來做侍衛了呢？」

趙廚娘不明白的問題，還有一人也百思不得其解，那個人正是信陽侯蕭玉廷。他立在睡蓮池邊，負手看著池中盛放的金色睡蓮，清風拂過，烏黑的髮絲輕輕拂過白玉般的臉頰，嘴角浮起一絲嘲諷的弧度。

「這個沈錦瑟真是不識好歹！侯爺讓她做大將軍她不做，偏偏去安國公府做一個小侍衛！」親信憤憤不平。

蕭玉廷抬頭看著池面亭亭玉立的芙蓉，緩緩道：「你看安國公待她如何？」

親信回道：「小的看得清楚，她隨行安國公的車駕，同其他一等待衛一樣並無差別。小的瞧著安國公真就當她做普通侍衛來用。」

蕭玉廷微微蹙眉，撫額自語道：「不應當啊……」

沈錦瑟，妳究竟想做什麼呢？

他五指緩緩收攏，低頭看著掌心，這枚破軍星哪怕是個孫猴子，他也不允許逃出他的五指山。